

我的成功之路



依丽莎白·摩根著 孙照华等译

我的成功之路



张丽莎白·康恩著 孙丽军等译

我的成功之路

——一个女外科医生的自述

依丽莎白·摩根著

孙照华 陈燕凌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朱志焱

封面设计：叶 雨

Elizabeth Morgan

THE MAKING OF A WOMAN SURGEON

我的成功之路

WO DE CHENGGONG ZHI LU

一个女外科医生的自述

〔美〕依丽莎白·摩根 著

孙 照 华 译

陈 燕 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4.25印张 271,000字
1991年10月第1版 199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500

定价 6.60 元

ISBN 7-108-00016-4/K·2

译 者 的 话

本书是一部自传体裁的小说，一九八〇年问世后，曾轰动美国，成为当年最引人注目的一部书。现已十三次再版，

作者伊丽莎白·摩根是美国的一位整形外科女医生，曾任《世界主义者》杂志医学专栏作者。她从青年时代起，就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医学院毕业后立志要成为一名外科医生。本书生动地再现了她做为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期间的一些生活片断，如实地告诉人们要成为一名称职的外科医生究竟有多么艰难！尤其对于一位女性，她所面临的考验就会更多。然而，由于摩根对医学的执着追求和对抢救生命的强烈责任感，使她终于克服了重重阻力，战胜了种种困难，在她年满三十一岁的前一个月，走完了七年住院医的艰苦卓绝的历程，成为一名合格的整形外科医生。

作者在书中热情地颂扬了技术精湛对患者高度负责的医学前辈，也辛辣地揭露了那些庸医玩忽职守，置病人生死于不顾的恶劣的医疗作风。同时，还向读者如实地展示了她所生活其中的美国社会，以及一个医生在那个社会中的艰难处境。尽管摩根大夫善良，正直，医术高明，但也难以挽救那些在病态社会摧残之下的人们。

由于本书出自一位经过十一年严格训练的外科医生之笔,作者着重从一个临床医生的角度,对医院各科的工作和各类人物,尤其对外科的各个领域描写得极为真实生动,惟妙惟肖,既含有实际的业务知识,又包括丰富的生活内容,使每一个医学工作者读后都能唤起自己对学生时代和实习生活以及其他往事的亲切回忆。同时,也使每一个局外人读后顿时感到身临其境,深为出现在手术室中的每一个惊心动魄的场面所吸引,无不为发生在急救室中每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真实故事所感动,从而加深人们对医务工作者的了解,唤起社会对白衣战士的崇敬。

医生的职业是崇高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是将来,它都将以极大的魅力吸引着千千万万的年轻人。特别是那些尚未进入临床工作的医学生们,他们更是对自己未来的事业充满着美好的憧憬。然而,他们却不一定意识到,医生的职业对于从事它的人们来说,要求是何等的严格!除了浓厚的兴趣,还要有对患者的高度责任感,顽强的毅力和精湛的医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书不仅值得医学爱好者和即将步入医学生涯的青年朋友一读,而且对各行各业有志于自己事业的读者,也会有所启迪。

本书的中文书名,是由我们根据内容改拟的。全书作了个别的删节。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目 录

第一章 步入医学生涯	1
除夕夜诊	1
从哈佛到耶鲁	9
医学院的开端	20
尸体解剖	26
文森卓大夫	32
欢迎到外科来	46
同一天	55
心外科的高手	67
内科入门	80
爱情的故事与白血病	93
剑齿虎	100
鼠与牛津	112
凯茜	123
第二章 实习医生	129
实习期的开端	129
值班	134
生日蛋糕	138
周末值班	144

难题	151
Q形征兆	157
节省时间	168
《世界主义者》	174
在退伍军人医院	182
吸入薄饼	191
外科号子	204
“好极了”	213
第三章 住院医生	222
无弹枪伤	222
早餐遇刺	246
圣诞节特刊	261
邂逅伯爵	269
一位华人的悲剧	287
天国和地狱	297
鸿沟	309
放荡的外科医生	320
写作热	330
继续深造	338
手术狂	347
帕特酒馆里的醉汉	353
闪光	365
伯爵之死	371
新的征途	385
疾病的折磨	390
人胜汽车	394

不幸的女人	401
重蹈旧辙	405
成吉思汗与阿提拉	407
一个女人的隐衷	415
如此差事	422
雪诊	431
正式外科医生	436
我们的会诊大夫	440
后记	445

第一章 步入医学生涯

除夕夜诊

那是一个除夕的夜晚，空中飘着大片大片的雪花，街上象铺了一层洁白松软的地毯，闪着幽暗而奇异的寒光。病房里静悄悄的，几个不能出院的病人已经安然入梦了。当时，我正是外科的总住院医师。大约十二点半我上了床，因为值班室设在另一座楼里，不便来回照顾病人，就在病房里一张空床上睡下了。突然，床边的电话铃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

“摩根大夫”，话务员在电话里喊道：“外科急诊，STAT*！”我沙哑着嗓子想问一下当时的时间，她好不容易才听明白，告诉我已经是凌晨两点半了。我很不情愿地从床上挣扎着爬起来。身上穿的手术室大褂被压得全是褶子，虽然看上去不大符合医院的规矩，可遇到急诊颇为方便。医院地处红灯区，正是全市犯罪，吸毒，和娼妓的中心，急诊病人随时都可能送来医院抢救，所以，每逢值班我总是穿着手术室的衣服睡觉的。我冒着大雪，抄外面的一条近道向急

* STAT是医院常用语，“立即”的意思。——译注

诊室匆匆赶去。

“立刻赴诊”，意味着病情险恶，与患者生死攸关。然而，一个有经验的大夫，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应该不露声色，步态从容。记得有一次我赶去赴急诊时的狼狈相，那还是在我第一年当住院医生的时候。当时，我已经整整一周没合眼了。我和一个叫马克的男住院医生一块吃早饭，刚刚喝完第二杯咖啡，突然接到立刻赴诊单，我拔腿向急诊室跑去。由于电梯开得太慢，里面又挤满了刚来上班的护士和病房秘书，我便以最快的速度一口气爬上了七楼，几乎和马克一起赶到那儿。我一头冲到病人床前，深深地喘了一口粗气，接着便由于过分疲劳和饭后的剧烈跑动而晕倒了。马克和护士只好把我拖出室外，不然，每个争着到病人床前来的人都会被绊倒。患者是心脏病发作，好在已被抢救过来了。从那以后，我才明白医生是不能跑着去赴急诊的。

现在，我作为一名总住院医师，正抄外面的一条近道快步走进急诊室，虽然路不太好走，但比穿过走廊要少花十分钟。波士顿的刺骨寒风裹着飞雪迎面扑来，我边走边打着寒颤，但头脑清醒，神态自若。急诊室秘书招呼我到了急诊室，所有拟诊外科急诊的病人都要送到这里来。屋子很旧，墙上的绿色油漆已经褪了色，破旧的阁板架上放着从肢体固定到心脏手术的全部器械。吉姆是这里值班的低年住院医生，这个佛蒙特小伙子大概是顾不上刮脸，瞧他那满脸胡须，简直象个山野村夫。屋里挤满了护士，警察，救护车司机，以及那些帮着抬病人的低年住院医生。患者被围得严

严实实，我只能看见正在做静脉输液的实习医生和给病人做气管插管的麻醉师。

“哎，伊丽莎白”，吉姆朝我喊起来，“此人身份不明，是在一家酒馆遇刺的，伤口就在这儿，准是肝脏或什么大的脏器受了伤，凶手好象还要刺他的心脏呢，可刀子从肋骨上滑开了。他儿子被刺中肺部，已经送到了市立医院，还有两个遇刺者在救护车到达的时候就丧命了。这家伙的心脏在半路上也停跳了，现在必须得进手术室。”

说实话，我可真不愿意在除夕之夜做手术，结果还是不出所料。十二月份以来，我隔日一次夜班，没有一次夜班不做手术。不仅如此，夜班之后，接着又是白班。每天早晨都要从六点或六点之前就得开始工作，我实在有点筋疲力尽了。

我一把揪住一个警察请他让开，他盯了我一眼，但还是急忙闪开了。我来到担架旁，这才第一次看到病人。由于血液循环已经停止，他的皮肤发凉并出现了青斑，浑身都是呕吐的红葡萄酒，发出恶臭。伤口恰好在右肋下，虽然不大，但明显是刺中了要害，很可能是肝脏或腔静脉破裂。现在当然不是讨论哪种可能的时候，无论刀伤在哪儿，都会因流血过多而致死，抢救他生命的唯一办法只能是立即手术，止住出血。我站在担架的头部，把刚从血库取来的血液输入患者的血管。他那刚刚复苏的心脏第二次停止了跳动，护理员在连续猛击他的胸部。夜班护士长把围观的人群赶出房间，麻醉师正在用一根管子把氧气输入患者的肺部。我

和吉姆一边输血，一边打开担架，准备把病人送到拐角的手术室。

“护士长，这儿的血都给他输上了吗？你还得再向血库要几份血，”我吩咐道。然后又转向护理员，“心脏按摩继续做，不然我们就等于给尸体做手术了。”

“各位请往后站，我要使用电击了！”吉姆手持两个桨形电极板，“啪”的一声放到了病人胸部，电流通过了他的全身，使整个身体跳动起来，心脏复跳了。由于输了血的缘故，心脏这一次跳得有力了。我们把担架推进过道，输液瓶悬挂在担架的支柱上。一阵凛冽的寒风夹着飞雪象醉汉一样跌撞而入，吹开外门，径直扑进急诊室。

“喂，听着，宝贝儿，”一个警察抓住了我的胳膊，“难道你就是这儿的大夫？”他和身边的一位伙伴呲牙咧嘴地笑着，好象这一切都是天大的笑话。

“闪开，少碍事！”我转身对护士长说：“请把我的实习医生找来，告诉他手术室有急诊，顺便让他通知马尔文尼大夫，说我们有个被刺伤的病人，正准备手术。”

我和吉姆推着担架快速沿走廊走去。吉姆紧抓住尾部向前推，我尽力稳住担架的头部，输液瓶在空中剧烈地晃动。一个救护车司机正站在走廊里的自动售货机旁，用一种怀疑的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我，脑袋不住地摇晃着。

我已经习惯了人们的这种眼神，可每当那些陌生人这样盯着我，好象在看一个会耍把戏的耗子时，我还是感到浑身都不大自在。他们哪里能想得到眼前这位身高只有五点

五英尺，穿着一件丑陋的绿色棉布衬衣，年龄不过二十七八岁的长发姑娘，竟会是这儿的外科医生？他们更难相信，在这间满是血污并停放着一个垂死病人的急诊室里，大夫们会都围着一个象我这样一个姑娘转。

我们把患者推进手术室，用他身子底下的浸透鲜血的被单把他拖上了手术台。我请吉姆先留下来，等实习生来了之后再回急诊室。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客套罢了，即使我不这样说，他也是会留下来的。我戴上手套，器械护士珍妮，把手术刀递到了我的手中。这时，麻醉师已经给病人安好了呼吸机，正在摆弄着输液管。我在病人的腹部做了切口，从肋骨一直切到耻骨。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按外科的正规程序洗手消毒了，珍妮忙着往我的手上还有病人的腹部切口洒着碘消毒液，吉姆在切口周围铺上无菌巾。手术台一般都放在适合身高五点九英尺左右的外科大夫的高度，对于我可就太高了。于是，我请麻醉师把手术台降了下来。这时，我的手已经伸进了患者的腹腔，先摸到了小肠，又把它推到一边，然后去摸主动脉——这是挽救患者生命的第一步。我向下压迫着主动脉，阻断由主动脉流出的血液，大量出血立即减缓了。这是腹部最大的一条动脉血管，它把从心脏来的血液带到肠道和下肢等部位。我一只手按在主动脉上，让珍妮帮我用牵开器张大切口，里面已经全是血了。这时吉姆准备就绪，他握住了主动脉，接过牵开器，我这才腾出手来进行手术。我把出血部位一个一个地找了出来，发现肝脏并没有损伤，可胃被捅破了。小肠，胆道，以及通

向肝的门静脉，还有主动脉，腔静脉等也被戳伤。

实习生终于到了，他一边打着呵欠，一边抓起了另一个牵开器。

“这好象是刺伤吧，”他闲聊似地说道。我心里真有点恼火，此刻我正在集中精力进行手术呢。

“臭死了，”珍妮擤了擤鼻子说道。刚才，我忙得压根儿就没注意到这些，经她一提醒，我才闻到满屋子都是半消化的香肠，红葡萄酒以及血腥气味，尤其是那酸臭的红葡萄酒味，更加令人作呕。

病人出血一直不减。

“这可真象是红海啊，”实习生眼看着从腔静脉和主动脉中涌出的血液说道。看来，我做的缝合全都是徒劳。

突然，马尔文尼大夫出现在手术室。按照外科的规矩，凡有急诊手术，主治医师是要到场的。但实际上，作为总住院医生是能够胜任手术的，一般不需要别人什么指点，甚至还把主治医参加手术看作是对自己的一种侮辱。经过五年的训练，我们应该懂得如何手术，只是这一次不比往常。马尔文尼医生看到满地血污，血染的被单和输液瓶丢得乱七八糟，他眉头立刻皱了起来。这位杰出的波士顿人，哈佛大学俱乐部的会员决定放弃除夕的娱乐，前来参加手术，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涌上我的心头。

“伊丽莎白，”他穿上手术衣，带上手套，“用粗丝线再添几针，多缝点。”我照办了。

这时，病人的心脏再次停止了跳动。我们立刻给他做

胸外按摩，但刚刚跳动几下又停了。

“唉，这家伙好象不行了。”马尔文尼望着他说道，然后转身下了手术台，脱掉手套和手术衣，离开了手术室。

马尔文尼大夫并没有说错，可我仍不死心，又继续抢救了一个小时。再次输血之后，心脏复跳了，我把主动脉和腔静脉缝了又缝，出血减缓了，但一直没有停止。吉姆已经回急诊室了，我和实习生将病人腹部的伤口缝合好，然后把这个仅剩下一口气的患者推进外科急重症监护室去了。四十五分钟之后，他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

听救护车的司机讲，病人和他的儿子本来是去红灯区一家酒馆饮酒庆祝新年的。结果，儿子被刺中胸部，在市医院做了手术，摘除了受伤的侧肺之后才活了下来。我们始终不知道他们遇害的原因，但刺客看来是个老手。如果知道内情的话，遇难父子很可能只是某个黑社会组织进行报复行动的牺牲品而已。不过，我们很少知道红灯区犯罪案件的真实内幕，甚至连被害者自己也往往蒙在鼓里。

我让实习生留下来填写“死亡诊断书”。

“新年快乐，”他一边填写着死亡原因，一边挖苦地向我祝贺新年。

医院的管理人员向验尸官报告了这个受害者，出乎意料，他竟然接受了此案。其实，验尸官用不着对每个被害者都进行尸解，尤其在有一定政治背景的情况下，他可以认为没有进行法医解剖的“必要”。

换掉所有被血污染的衣服之后，我和马尔文尼大夫坐

在护士休息室里默默地喝着咖啡，心情都很压抑。然后，他回自己的办公室睡觉去了，我也准备就近找一张空床躺一会儿。一位心脏病女患者在圣诞节前一周做了心脏手术，刚刚出院。我就躺在这张空床上，多么想再睡一会儿，可头发上和手上的那股酸臭的红葡萄酒味依然能闻得到，急诊电话来过之后发生的事又浮现在眼前。

主动脉和腔静脉严重损伤的患者十之八九都是要死的。可我仍然在苦苦地思索着，自己究竟错在哪里呢？患者是不是真的就无法挽救了呢？甚至我还在想，如果抢救得更迅速些，组织得更周密些，输的血更多些，或是再采取点什么其他措施，也许我会把他救活呢？唉，真是流年不利呀！

元旦这天医院里放假。早晨，我同前来接班的住院总医师马克和一个叫肖恩的实习生进行交接班巡视。

“莉荠，”我刚走进危重症监护室，马克就兴冲冲地朝我喊道：“听吉姆说，你昨晚受惊了。”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他却耸了耸肩膀，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说：

“他是出血致死，你能有什么办法？记住这次经验就是了，活到老学到老嘛。嗨，去打打高尔夫球吧，要不就干点别的，不要为这件事闷闷不乐。如果愿意的话就留在这儿，查完房我和肖恩要去唐人街体育馆练习投篮，你可以在一旁观看，准会让你开心的。”

我笑了起来，然后让他们自己查房去了。

街上一片寂静，雪还在下着。在去乘地铁的路上，我从